

七集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

校主陈嘉庚 (暂名)

征求意见稿

编剧：郭玉聪

· 1 ·

福建电视台
浙江电视台印
厦门大学陈嘉庚研究室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日

—

阳光普照，大地一片金色，集美学村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中。

瑰丽雄奇的鳌园。这是一座建在集美的陵园，陈嘉庚先生长眠在这里。

矗立在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陈嘉庚铜象，华人们手捧鲜花，在铜像前瞻仰。

矗立在厦门大学的陈嘉庚铜像。我们透过铜像可以看到：穿着整齐划一校服的少先队员，胸挂红领巾，列队向陈嘉庚铜像行礼。

画外响彻着厦门大学校歌的主旋律；叙事人：“在福建省集美镇长眠着一位老人。他生于一八七四年，病故于一九六一年，享年八十八岁。他是华侨的旗帜，民族的光辉。本片是他倾资兴学的不朽史诗……。”

一排小鼓的鼓锤有节奏地敲打着。

一排小号的号声划破长空。

淡入字幕： 陈嘉庚——兴学篇

二

叙事人浑厚而深沉的画外音继续：“这是一个乾坤颠倒的年代，洋人的洋枪洋炮，打败了满清八旗大军的烟枪烟炮；洋老爷的一声咳嗽，威震着紫禁城里的文武大臣。主宰中国的西太后，心安理得地割地、赔款，满朝文武大臣，却在高呼‘万寿无疆，万寿无疆！’”

伴随着叙事人画外音的画画组接是：

天际的乌云与地面的浓烟结合，翻滚，几乎弥漫整个画面，烈火将乌云和浓烟撕开，淡入字幕“一八八二年”，它占据画面的中心，画面的下端字幕是：

第一集 多难的集美社

浓烟里，时隐时现着一座雄壮的石狮。

一注鲜血溅入画面，石狮子的眼睛里流着晶莹的血泪。〔高速摄影〕

一面破烂不堪的黄龙旗骤然倾倒，各色各样的外国旗帜：星条旗、米字旗、三色旗和太阳旗争先恐后地拥向前景。

一双双大皮靴肆无忌惮地踏倒麦苗，踩过花丛。

慈禧太后的肖像。

一双长着长指甲的手，比划盘算着。

变幻着的各色各样的洋旗。

一群扶老携幼的逃难百姓。

一张张憔悴、恐怖、愤怒的脸掠过镜头。

三

镜头俯瞰福建省集美社全景，薄雾朦胧。集美三面临海，毗邻孙厝、浒井和板桥乡。天马、美人诸山绵亘其北。

叙事人：“与厦门岛隔海相望的集美社，人们仍然在古老的生活方式中挣扎着。”

四

集美、颍川世泽堂，白天。

颖川世泽堂，这是陈嘉庚的诞生地。

孙氏，二十多岁。她站在门口，迎接着房长陈纓福和族亲们的道喜。

族亲〔手握红蛋〕：“嘉庚开蒙上学堂了，这可是一件大喜事。”

陈纓福：“要是他阿爸在家，会多高兴啊。哎，该嘉庚出人头地了，也该我们扬眉吐气了”。

孙氏：“纓福哥，您是房长，多管教他吧。这孩子，象野马一样，整天不是上山，就是下海。”

五

集美，海边，白天。

礁石峥嵘，海水湛兰。光斑在海面上闪烁着。逆光下，一群裸体的乡童在海滩上嬉闹。

九岁的陈嘉庚背着鱼篓，裤管高卷，浑身泥巴，在礁石上抓螃蟹。

海边的山岗上，孙氏提着一只沉甸甸的竹篮子，向海里张望。

海涂上，一顽童夺过另一个乡童的渔篓：“这里是丽头角的地盘，不准你后尾角的抓螃蟹。”他说着抢过螃蟹，拔腿就跑。

乡童坐在海涂上哭闹着：“没有螃蟹，阿母会打我。”

孙氏喊道：“嘉庚——”

陈嘉庚抬起头来，答应着孙氏，又从容地扶起乡童，安慰道：“别哭了，我抓的螃蟹，全给你。”

这时摄影机低角度（加雾和滤色镜）。陈嘉庚背对着镜头奔向孙氏。

画外孙氏的声音：“快回家换衣服。”

陈嘉庚边跑边脱下沾满泥水的衣服，肌肤在阳光的反射下玲珑剔透，汇成一片金灿灿的光晕。

孙氏的声音继续着：“上学了，先生到了。”

六

南轩学塾，内景，白天。

南轩学塾设在普通民房的堂屋内。正中间的墙上，挂一幅松鹤之类的“中堂”。“中堂”的两边是一幅对联，上联是“老老相敬喜不断”下联是：“少少谦恭渊源长。”靠墙的是塾师的方桌，桌上放着一尊“魁星踢斗”的神像和几本线装书。

年约五十岁的塾师陈寅，端坐在桌子右边的靠椅上，接受学生的磕头礼。

十来个年龄参差不齐的学童鱼贯而入，依次向先生磕头。

陈嘉庚衣着整齐，拖着长长的辮发，向前跨上一步跪下，向先生叩头。

陈寅微微欠身，答了一个半礼，从桌上的竹盘内，拿出三个红蛋，从陈嘉庚双膝间滚过。

七

南轩私塾门外，白天。

南轩私塾紧靠村间的大路。大路坎坷不平，路边的小草稀稀拉拉，路上偶尔有家禽家畜跑过，给人一种贫穷落后的感觉。

南轩私塾的门口围满了人，有大人，有小孩。有的在窗户边踮起脚跟，伸长脖子观看学童们的开学“大典”。

房长陈纓福看见红蛋从陈嘉庚膝间滚过，不禁叫了一声：“啊，好！”

众人转向陈纓福，用惊奇的眼光望着他。

陈纓福更为得意，他一边学先生丢红蛋的动作，一边眉飞色舞地说：“知道么？这叫‘三元及第’，真是好彩头。凭这一点，就可以看出先生学问不浅了。”

群众甲点头附和：“对，对，先生很有学问。”

群众乙也不甘寂寞：“我们后尾角时采运转，福星高照，才请到这样的饱学先生！”

八

南轩私塾内，白天。

泥塑金装的魁星踢斗象。

陈寅在魁星爷的塑象前，点燃蜡烛，插上三柱香，自己先跪下磕了一个头，又庄严地喊道：“三跪九叩。”

站在前面的陈嘉庚就畏下跪了，又转过头来：“先生，我阿母说，读书要拜孔圣人。”

陈寅脸一沉，不悦地：“妇道人家，懂得什么？三跪九叩！”

陈嘉庚跪下去。

站在陈嘉庚身后的阿兴（十岁）和阿财（十一岁）也要跪下去，陈纓福急忙冲进来，示意他们俩站到后面去。

高低不齐的学生们次第跪下。

九

南轩私塾门外，白天。

学童家长放鞭炮，几个四、五岁的孩童争抢着没有炸开的鞭炮。

孙氏也从篮子里拿出鞭炮放起来。

围观的人群，有的窥视着里头，有的在听陈纓福高谈阔论。

陈纓福用表现自己，同时又讨好孙氏的口吻说：“嘉庚头一个拜魁星爷，魁星爷还不保佑他吗？皇天眷顾，日后他不是进士，也是举人。”

孙氏高兴地：“纓福哥，多谢了。嘉庚要是真的出头了，一定会孝敬你。”

陈簪海冷笑一声：“哼，乞丐也想娶媳妇呀。”

陈纓福沉下脸来，针锋相对地：“簪海叔，入夜看奸臣，半夜看忠臣，现在是半夜了。要不然”，他指着陈寅，“先生怎么偏偏让我们请到？阿财、阿兴怎么会寄读到本房角？”

陈簪海气待说不出话来：“你你你……”

陈纓水走到陈簪海身边，拉了拉他的袖子，示意有话要跟他讲。

陈簪海和陈纓水离开南轩私塾，一边走一边说话。

陈纓水：“什么屁忠臣！簪海叔，难道我们甘心倒运，让他们来欺压咱们？我看，把温州佛请来，冲一冲晦气。”

十

南轩私塾，内景。白天

陈寅坐在书案前看书。他突然发现学童们没有读书，而是坐在书桌前，各自做小动作玩耍，连忙拿起戒尺，在桌上狠狠地敲几下，大声喝道：“念书，念书！”

众学童听到戒尺响，又高声地念了起来，有的脸朝天，摇头晃脑；有时相互挤眉弄眼。念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的声音，乱哄哄地搅成一片。

陈嘉庚用心地念着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苟不教，性乃迁……。”

学童甲念：“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，冯陈朱魏，蒋沈韩杨……”

学童乙念：“上大人，孔乙己，化三千，七十二，佳作仁……”

陈阿财同样念三字经。

在一片乱哄哄的念书声中，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听出阿兴的声音。

陈阿兴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苟不教……噫苟不教？”他疑惑不解地对阿财说：“阿财，狗不叫？嘻嘻，狗会叫的。”

十一

南轩私塾外。白天。

两只狗朝着大路上的行人汪汪叫。

远处，隐隐约约地传来锣鼓声。路上的行人循声跑去。锣鼓声越来越大，吸引了在私塾窗外围观学童念书的人群。

随着锣鼓声，“温州佛”披头散发，光着双脚，穿着红色长袍，在几个人的簇拥下，跳着蹦着入画，向南轩私塾而来。

有人喊道：“温州佛来了，温州佛来了！”

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。

十二

南轩私塾内，白天。

陈寅严厉地对阿兴：“你不用心读书，胡诌什么？苟不教者，苟不教也！此苟非彼狗，岂能汪汪叫耶？”

陈兴瞪着眼睛，更加不解地望着陈寅。

两个学童不禁窃窃发笑。

陈嘉庚只顾埋头读书。

十三

南轩私塾附近的大路口，白天。

“温州佛”随着鼓点，手舞足蹈地在火上跳过来，跳过去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天皇皇，地皇皇，吾神来了谁敢挡！托塔天王当先锋，十万天兵举刀枪……”

陈纓水拱着双手，立在一旁，愚不可及地，却又十分虔诚地：“求尊神大发神威，把魁星爷以后尾角撵走”。

十四

南轩私塾内。白天。室外

室外的钹鼓声，跳神的吆喝声与人群的嘈杂声，显然把陈寅干扰了，他不安地朝窗外望去。众学童也被外面的声音吸引住了，有的干脆不念书，走向窗口；有的嘴里在念，眼睛却向窗外张望。

陈寅踱着方步，回到座位上，拿起戒尺敲打着：“念书、念书！”

众学童又照样大声念起来。

陈阿兴望了望先生，不满地小声骂道：“人之初，先生是只老母猪；性本善，先生是个大笨蛋。”

陈阿财回头看着阿兴，忍不住拉了拉陈嘉庚，吃吃地笑了。众学童也跟着笑了。

陈寅气黄了脸，拿着戒尺冲过来，怒不可遏地问道：“天地君亲师乃人之大伦，汝等劣童竟敢犯上骂老师，这不是造反么？谁骂的！”他用眼光威逼阿财，阿财不敢回答；威逼阿兴，阿兴低下了头；他又看着陈嘉庚，陈嘉庚一时不知所措。陈寅臆断是嘉庚，叫了一声“嘉庚——”

陈嘉庚不声不响地站了起来。

陈寅训斥道：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嬉，令堂望汝读书光宗耀祖，汝不仅不能勤学苦读，还杜撰粗言野语辱骂师长……”

阿兴偷偷地从衣服口袋里，拿出一块生姜擦擦自己的掌心，突然站了起来：“先生，不是嘉庚，是我，要打打我。”他伸出自己的手掌。

陈嘉庚用感激的眼光望着阿兴。

陈寅愕然。

外面的锣鼓越来越响，“温州佛”跳到南轩私塾的大门口了。

众学童们不禁都纷纷离座涌出门去。

锣鼓声和呐喊声在集美上空回响。

十五

叙述人：“集美啊集美，你 有这么好的名字，却在自酿苦酒。你有没有想到，国姓爷的英灵，正受到洋鬼子的亵渎！你有没有想到，自家人之间的互相仇恨，正是以后你们自相残杀的祸根。”

〔伴随着叙述人的声音，出现以下画画。〕

天际翻滚的乌云与地平线的浓烟结合，几乎弥漫了整个银屏。烈火将乌云和浓烟撕成数道裂口。在忽明忽暗的火光中，淡出字幕：

1887年。

国姓寨远景。

一艘外国军舰。舰上的大炮炮口高昂着。

十六

国姓寨，外景，白天。

国姓寨是郑成功当年屯兵的地方，虽经两百多年的风雨，却保存得相当完好。它傍临大海，巨石垒垒。寨门外的大榕树，枝繁叶茂，浓荫蔽翳天日。

陈嘉庚、阿财、阿兴背着渔篓，带领一群衣着褴褛的孩子，蹦

蹦蹦跳跳从海滩上向国姓寨走来。

孩子们嘻嘻哈哈地爬上国姓寨，各据一块石头。

阿兴在寨门口学戏台上的武将，向着陈嘉庚，双手抱拳行礼：

“启禀延平王，海滩上螃蟹横行，被小将剿灭百余只，将来请尝…

…

孩子们被阿兴逗得大笑起来。

陈嘉庚认真地：“阿兴，别亵渎了延平王……”

孩子甲：“是啊是啊，笑话一担。阿兴，应该向国姓寨跪下才。

是，没听说吗？这国姓寨就是国姓爷的官寨，国姓爷就是延平王郑成功。嘉庚嘛，他只是后尾角的……”

阿财连忙喝道：“你怎么乱屑乱吐，什么后尾角前头角的，嘉庚是咱们的朋友。”

阿兴也冲着孩子甲嚷道：“以后不许你再胡说！”

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。

陈嘉庚不介意地笑了一笑，叹道：“我跟国姓爷真是天差地别。国姓爷十五岁就是秀才了，可是我……”

阿兴不胜遗憾地：“你还算有福气。我才读了几天书。”

阿财无所谓地：“‘赵钱孙李，没钱买米’，读书还是没有米。我才不读哩。”

陈嘉庚：“不，要读书。阿兴，相信我，等我阿爸回来了，一定让你读书。”

十八

龙王宫。白天。

龙王官座落在集美社南面，飞檐翘角，盘龙绕柱，气势森严。宫内供奉着陈姓福建开先始祖陈圣王和尊王公王审知两座神像。平常就有人前来烧香祈福，这天正是冬至，显得更加热闹，官墙内外和祭亭内挤满了人，熙熙攘攘。

龙王宫内，尊王公和陈圣王塑像前，红烛高烧，香烟缭绕。一个番客正在给神像叩头。透过香烟烛光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年约40岁左右，身穿唐人衫。他是刚从南洋回乡的陈杞柏——陈嘉庚的父亲。

官外有几个人在小声议论着：

“杞柏回乡，没有进家门就来拜神了。”

“这是正理呀，没有尊王公和陈圣王的保佑，他能够在海外发达么？”

随着一阵锣鼓声，陈纓福气喘吁吁地跑来。他一碰到陈杞柏，就摆出房长的架势：“杞柏，听说你升官发财了。”

陈杞柏：“见笑见笑，我只是发了点小财。”

陈纓福向他使了一个眼色，提高声音说：“发财了，也当大官了。这锣鼓是来欢迎你的。”

龙王宫外“弦箫馆”乐队的鼓乐，一阵阵传来。

在鼓乐声中，陈纓水等人侧目而视，眼里流露出妒嫉的、敌视的光芒。

在鼓乐声中，陈嘉庚出现在门口。

陈纓福：“嘉庚，快采见你阿爸，你阿爸升官发财了！”他眼睛望着别人，显然是有意要炫耀一番。

陈嘉庚亲热地：“阿爸！”

陈杞柏端详着儿子，猛地把他抱起来，用胡子茬在他脸上乱擦。

他们刚走到门口，被阿财的母亲和妹妹阿秀拦住了。

阿财的妹妹阿秀（十四岁）对陈纓福：“姨丈，有没有看到我阿哥？”

陈纓福：“阿财怎么啦？”

阿财母：“已经三天没有回家了，真急死人了。”

陈杞柏警惕地：“哎呀，那要赶快找一找。”

锣鼓声越采越响，象是催人寻找阿财，又象是在欢迎陈杞柏。

陈纓福：“杞柏，咱们走吧。”

陈杞柏：“我自己回家，你快去找阿财。”

陈纓福：“阿财，横竖他是前头角的。”

陈嘉庚：“阿财是你亲戚呀！”

陈纓福：“管他哩。”

陈杞柏摇头叹息。

十九

集美村。颍川世泽堂。

这里是陈嘉庚的家。供桌上红烛高烧，香烟缭绕。墙边的锄头、渔篓之类的农具和渔具，摆得井井有条，显出殷实小康之家气派。

陈杞柏在桌上做猪、狗、鸡、鸭、元宝之类的糍食。

孙氏在旁边搓圆子。

夫妻两人有说有笑。

陈杞柏：“今天可把你忙坏了！”

孙氏：“你回乡一次也不容易，明天又正好是冬至……哎，嘉庚这孩子，为啥还不回来！”

陈嘉庚〔画外〕：“阿母，我回来了。”

陈嘉庚背着书包走进来，在陈杞柏面前，叫了一声：“阿爸！”

陈杞柏对嘉庚：“快去帮你阿母！”

陈嘉庚放下书包，走到孙氏身边，正要搓圆子，忽然看到孙氏的手腕上戴着金手镯，他好奇地抓住孙氏的手：“阿母，这是阿爸给你的吧。”

孙氏抽回自己的手，向上一扬，装出一副要打他的样子，亲昵地骂了一句：“就你眼睛亮。”

陈嘉庚对着阿母做了一个鬼脸，又伸伸舌头，躲在一边搓圆子。孙氏不好意思地放下卷起的袖口。

陈嘉庚拿起陈杞柏身边的一本族谱，看了看说：“这是什么书，上面有我的名字，底下还画红线哩。”

陈杞柏：“这是我新修的集美陈氏族谱。我们集美陈家从始祖肇基公于宋朝末年迁到同安县来，传至你这一代，共有十九世，累代积德。十世祖文瑞公是明朝天启年间的进士，他在苏州作官时，深得民心，颇有政绩，……可惜从此后，再没有谁象他那样光宗耀祖了。如今，哎……”

二十

陈阿财的家。内景。

这是一个半渔半农之家，屋内陈设简陋，除了几件陈旧、破烂

的农具和渔具外，几乎一无所有。

阿财母坐在一张小矮凳上剖海蛎，动作熟练、利落。

阿秀手中拿着一张契约，兴冲冲跑回家来：“阿母，阿哥有消息了！”

阿财母霍地站起来，急切地：“你阿哥在那儿，在那儿，为啥不回家！”

阿秀调皮地：“阿母，你猜猜，阿哥在那儿？”

阿财母：“死丫头，我怎么猜得着，还不快说，把人都急死了。”

阿秀：“阿哥过番去了！”

阿财母：“真的么，阿秀。你听谁讲的？”

阿秀：“阿母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是阿哥托隔壁阿叔带回来的证件，写满了红毛字，还能假么？”

阿财母接过证件，正面瞧瞧，反面瞧瞧，自言自语地：“过番去了，家也不回一趟，衣裳也没有带上一件。”

阿秀坐下来剖海蛎，听了阿母的话笑道：“阿母，过番去了，还要家里的破烂？他赚了钱，不会买几件洋服穿穿。说不定还要发大财呢！象杞柏叔那样。哎呀，杞柏叔好气派哟！这次回乡，做好事，捐的大米就有几百担。”

阿秀母：“是吗！”

阿秀：“阿母，我看，阿哥准能发大财。我们也可以盖大屋，也能到龙王宫添油啰。”

阿秀母：“你阿哥有那个福气就好了。他发了财，我就替你找个好女婿，给你一份好嫁妆。”

阿秀：“阿母——”

二十一

南轩私塾，白天。

南轩私塾与五年前相比，一切依旧，只是显得更破旧罢了。正是早晨上学的时候，学生三三两两地朝着学堂走来。

陈嘉庚身穿长衫，脚蹬白底黑邦布鞋，拖着油光闪闪的黑辫，英俊潇洒。阿兴穿着破衣服，裤脚高卷，赤着双脚，一头乱发，但掩盖不住他眉宇间显露出来的聪颖，机智。他们俩人，象亲兄弟一样，边走边谈，在朝晖的照耀下向学堂走来。

陈嘉庚：“你知道不？阿财是卖猪仔！”

阿兴吃了一惊：“什么？卖猪仔！”

陈嘉庚：“我在阿财家看了证件，也看不懂，我阿爸一看，才知道是张卖身契。”

阿兴：“啊，怪不得阿财的阿母大哭大闹。我们前头角都闹起来了，管海叔公还说要找你们后尾角算账。”

陈嘉庚：“我听我阿爸说了。真糟糕，看来还会打起来哩。”

二十二

龙王宫的庙门外。白天。

一场械斗的阵势，在这里摆开了。

械斗的双方，一方打着白旗，另一方打着红旗。陈纓福和陈管海分别在白旗和红旗下面。双方械斗的队伍都拿着锄头。棍棒和刀枪，一字儿摆开，金刚怒目似地看着对方。

陈纓福把手一挥。